



本报记者包建永 单露娟/文



这些古砖拓片，再现历史的勃勃生机

《年积音徽：四极精舍金石拓片集萃》出版

极高文史价值

《年积音徽：四极精舍金石拓片集萃》共分三部分，分别是汉六朝古砖、金石杂件、题词题跋。其中，汉六朝古砖分文字砖和画像砖两大类，占全书四分之三篇幅；文字砖又细分为纪年砖、职官砖、地名砖、墓志砖、吉语砖、湿刻砖。

书中大部分是王裕祥的拓片，为了使全书内容更丰富和全面，他还收集了外地藏家的具有代表性的台州古砖拓片，以及湖州、绍兴等地与台州风格相近的一些古砖拓片。

在隋唐之前，文献资料中关于台州的文字记载很少，这批古砖拓片提供了实物资料和文字依据。西汉始元二年（前85），以鄞县回浦乡置回浦县，县治回浦（今椒江区章安街道），辖境包括现在的台州、温州、丽水等地，属会稽郡，隶扬州。这是台州立县之始，但史料没有更多内容。《年积音徽：四极精舍金石拓片集萃》收录了目前发现的台州最早的古砖东汉“永元九年砖”，永元九年为公元97年。此砖发现于三门亭旁镇，同在亭旁发现的还有“永初八年（114）砖”——永初年号只用了7年，永初八年其实是元初元年，这是因为政令从帝都洛阳层层传达到亭旁，其中有个时间差造成的。这说明最晚在东汉中期，距离回浦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县治回浦（今椒江区章安街道）四五十公里外的亭旁山区，已经在东汉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，被汉文化渗透。如果当地有越人居住，越人和汉人不可避免地发生交流、融合。除了三门亭旁镇，在黄岩澄江街道也发现了东汉“延平元年（106）砖”。这些汉砖上的文字，是目前台州历史上可见的最早汉字。

从台州古砖上还可以看出，汉文化在六朝时期已经在台州深深扎根。

六朝台州古砖，不论数量上，还是内容上，都极为丰富。单说纪年砖，目前发现的就有40多个不同年号，本书收录30多个，基本贯穿起了整个六朝。大量出土的湿刻砖是台州古砖的一大特色。湿刻砖上的文字均为当时匠师手书上去，因此，每块砖都是独一无二的。“这些砖上的文字，笔序清晰，徐疾可见，大多自由奔放，率性而为，一派天真烂漫。这些古人的书写体，也为研究古代书法的演变提供实物材料。”王裕祥说。

画像砖是台州古砖的另一特色。王裕祥介绍，目前台州发现的画像砖，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文字砖，比湖州、绍兴等地发现的画像砖数量多得多，内容也更丰富。

在《年积音徽：四极精舍金石拓片集萃》里，收录了人物、神人、龙纹、虎纹、鱼纹、几何纹、仙禽瑞兽、生活风情等具有代表性的画像砖。其中，伏羲女娲媾婚、各类类似神人的脸谱砖、金乌蟠龙砖、狩猎砖、农耕砖等，既造型美观，富于想象，又简朴活泼，充满生活气息。这些古砖，对于地方民俗文化研究，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。

奠定三足鼎立

《年积音徽：四极精舍金石拓片集萃》因其独到而丰富的历史讯息，一经出版，便受到广泛好评。

本书设计考究，装帧精良。萧山金石传拓学社社长、南京苍颉砖馆苏靖等行家认为，本书不但编排好看，而且内容精深广博。

湖州古砖收藏家胡斐看过本书后指出，王裕祥对台州古砖的保护和研究，为地方文化延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“在许多人还未意识到古砖价值的时候，王先生便自觉担负起收集、保护古砖的责任，使得大量残砖免于湮没，历史文化免遭毁灭。”

作为同行，山东收藏家赵冠群为王裕祥的执着所折服。他说：“王老师积十年心血将台州古砖文化推向寰宇，让更多人了解台州，了解台州文化，更了解台州人对文化的尊重。”

宁波古砖收藏家孙勤忠曾与“宁波最美文保员”高国明一起参观过“年积音徽”四极精舍金石拓片展，他们一致认为“台州古砖以图画画像为主，彰显了古章安人的民俗信仰。此书的出版对汉晋至南朝时期的古章安文化，是一个极大的补充。”

对于本书的价值，嘉兴著名古砖收藏家邵嘉平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此书奠定了浙江古砖湖州地区、绍兴地区、台州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，是一本极其重要的工具书。”

黄岩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、公务员局局长喻鸿彪对王裕祥的付出，给予高度评价：“东奔西走台州，不如读此‘砖’书。《年积音徽：四极精舍金石拓片集萃》的出版，为台州唐以前的历史提供了物质文献佐证，同时，意味着古砖学术台州板块的崛起，‘台州古砖’将作为一个学术名词，进入中国金石界的学术版图。”

台州广电集团编委会原委员张广星是王裕祥的好友，他一直关注王裕祥的古砖收藏和研究。“唐之前的台州历史，至今尚不能精确书写，处于一鳞半爪的混沌状态。”他说，“裕祥兄有意识、有系统地汉晋南北朝时期台州古砖的收藏和解读，为台州唐以前的历史提供了物质文献的佐证。从黄岩这个区域的历史来说，更是如此。”

近年来，在王裕祥、杨昌会（丹丘甌社社长）等古砖爱好者的努力下，大量台州古砖得以妥善保护。在他们影响下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进来，一起保护地方文化，研究地方文化，弘扬地方文化。

（本文图片均选自《年积音徽：四极精舍金石拓片集萃》）



晋·神人纹砖
(砖出黄岩区九峰山西麓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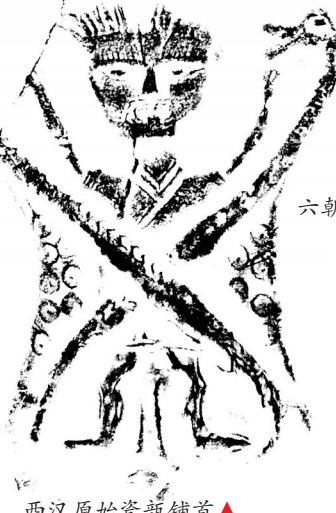
六朝·鱼纹砖



战国原始瓷编钟残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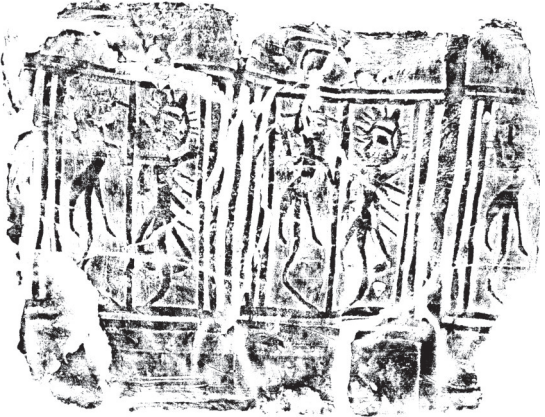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砖(东汉·永初八年) (砖出三门县亭旁镇)

六朝·几何纹砖(砖出黄岩区高桥街道)



六朝·神人纹

西汉原始瓷甗铺首



南朝·伏羲女娲媾婚(砖出黄岩区九峰山西麓)

文字砖(东汉·永元九年) (砖出三门县亭旁镇)



六朝·鸟纹砖

六朝·鸟纹砖



六朝·人面瓦当



闲话温岭“牛”地名

本报通讯员黄晓慧/文 江竹铭/绘

一晃春节远去，又到草木萌动，春意渐浓时。春光正好春耕勤，牛年说“牛”，不妨说一温岭的三处“牛”地名。

牛桥

温岭新河镇有个牛桥村，位于金清大港旁。从新河镇金佛街向北，步行不久，便可来到牛桥，这座大桥是2012年重新修造的，很是宏伟。此桥前身，是一座老“牛桥”。老桥可不简单，是温岭历史上第一座混凝土结构大桥。

1992年版《温岭县志》记载：“牛桥原名万寿桥。位于高桥乡牛桥村，跨金清大港。明时建，民国24年宁波‘协兴营造厂’承包改建。桥为6孔，全长85米，高2.4米，宽2.8米，为县第一座混凝土结构大桥。”《温岭县交通志》中也有类似记载。

大名鼎鼎的泽国绅士阮季良是老桥的出资人之一。他号季良，名阮尚傅（1880-1955），字良弼，泽国后炉人。据《泽国镇志》记载，他经营实业，亦热心地方事业，曾倡设阮氏义学、阮氏义庄。民国七年八月当选浙江省第二届议会议员。曾创办泽国同仁救济院，主持组织开拓丹崖名胜区，又捐资造雁荡大龙湫第一桥（今大龙湫犹有其所书“千尺珠玑”四字）。

牛桥在明代嘉靖年间戚继光抗倭时，曾是倭寇泊船之地。1559年，戚继光在台州抗倭时，获得了桃渚、海门、新河、南湾大捷，其中新河、南湾都在今温岭市境内。

这一年的五月，谭纶驻兵海门卫，戚继光在解了桃渚之围后，也率部来到海门与其会师。他们击退了攻城之倭寇，因连日大雨不能进兵，戚继光考虑到倭寇可能从太平（今温岭）金清闸渡新河，出南涧，于是就预先“钉桩维舟，塞其去路”，堵塞倭寇的出海去路。

到了端午节这天，倭寇果然乘舟趁洪水从内河逃遁。戚继光知会谭纶，冒雨抄近路赶往新河，到五月初七夜，屯军新河城外。这时，分巡金事曹天佑也带了五百军士与戚继光会合。初八日，倭寇之舟阻水于泽库（今温岭泽国），到次日，果然来到新河金清港，“东西收泊数里”，打算渡南涧逃窜出海。因为去路早被戚继光截断，当时“又值大雨如注，道路水皆没顶”，倭寇只得“奔泊牛桥，驰登新河前山，为屯垒以拒”。五月初十雨停后，戚继光手下各路兵会合，以飞弹击倭寇，倭寇招架不住，弃舟往南岸而逃，丢弃辐重。明军无舟可渡，戚继光下令不可穷追，放火攻船，烧毁双桅敌船32艘，烧死、溺水而死的倭寇有千余人，解救被掳百姓三百多人。残余的倭寇，从南岸逃脱，经铁场，往太平方向而逃。

清代太平著名的学者进士戚学标有一首《长山道中》，记载了他作客长屿的见闻：“一渡牛桥见淀溪，汤池即在淀山西。海乡节物三秋雁，村落风光五母鸡。上榨打油空响落，入山运石远歌齐。客来喜鹊如先报，不住喳喳噪晓啼。”这里的“淀山”，就是今新河长屿村的田湖山。此诗写戚学标去长屿（长山）探望女儿的见闻，其中“入山运石远歌齐”描写了当地人齐歌采石号子运石的场景。从泽库（泽国）经水路到长山，中间就经过牛桥。

新河镇牛桥村有牛桥、潘家、牛桥王三个自然村，据村老支书潘长青介绍，以前牛桥王属新西乡，牛桥属万寿乡，后来牛桥王才划并过来。

至于牛桥为何得名，潘长青解释，过去桥建成后先祭拜再开桥，开桥的时候，有一头牛率先从桥上跑过，所以就得名“牛桥”了。《温岭县地名志》和《泽国镇志》（2012年版）中，也有类似传说。

牛栏轧

牛栏轧，是温岭石塘镇上马通往箬山苍岙的一条岭。在不同人的笔下，它的写法有多种，如“牛栏门”“牛栏隔”“牛栏隔”“牛栏埂”“牛栏岗”“牛栏阁”等，方言读音为“牛栏轧”，在一些诗中简称“牛岭”。

1930年12月至1935年5月，唐榘猷任温岭县县长。1931年，唐榘猷曾巡视东、南两乡，当年3月24日他经过牛栏轧，在日记中这样写道：“自上马石至牛栏岗，则皆山路矣。将至石仓岙村时，遣人先通知该村及里箬，以免误会。盖该村自卫能力颇足，外

来齐队，不先行通告，必疑为匪徒，将据险发枪扼守也。”

叶海林主编的《温岭抗日战争纪念》一书中，有梁学平整理，洪贤芳、洪小妹讲述的《伯父洪度赖被日寇杀于牛栏门》一文。文称：1939年7月4日，日寇在飞机掩护下，于石苍岙登陆后，随即开始放火烧屋，当时有两女子租住在洪家，遭遇日寇。第二天，洪度赖叫两女子出外躲避。日本人再来时，不见两女子，就叫洪度赖和他同船的另一位船老大陈孝三带路去找。为了掩护两女子，洪度赖将日本人带往另一条路，到达牛栏门时未找到，日本人就将洪、陈两人都杀害了。

以前公路未通时，从上马至箬山，要翻越牛栏轧。那时每逢农历七月七，箬山人祭拜七娘妈，相信佛道的人家给自家16岁（含）以下的孩子过“小人节”，松门、上马方向箬山人的亲戚，常常要通过牛栏轧到箬山。

林友桂著《温岭大鼓》一书载：“1955年，箬山乡政府组织了大鼓队到温岭参加会演。早在一年之前，解放军21军62师184团在驻防两年后于1954年撤离箬山，里箬出动了大鼓队和‘狮子锣鼓’两班人马为他们送行，从打月杵开始，翻过牛栏轧，并一直步行到松门。”

1978年11月1日，全长4.5公里的上箬公路（从上马到箬山）建成通车，箬山人民告别了外出需翻山越岭的历史。当地诗人黄昭隆在1979年写过四首绝句《箬山通车喜赋》：“牛岭逶迤海陆间，石梯千级苦登攀。而今不走崎岖路，且向康庄任往还。”“破土兴工计日程，两经寒暑告功成。劈山填海艰难甚，曲折沿江一线平。”“新楼旁路接沙湾，绿水青山迎面看。最是连年生产好，渔村顿觉天地宽。”“喜见通车到海滨，箬山面貌焕然新。城乡往返更便捷，从此天涯若比邻。”

现在户外运动兴起，从上马到箬山，或从箬山到上马，有一些驴友选择翻越牛栏轧，也是别有味道。

石牛岭

石牛岭位于太平街道和城南镇之间。明《嘉靖太平县志》载：“石牛山，在县南一里，岩石奇怪，厥状如牛。”清《康熙太平县志》载：“石牛岭，在县治南。”

志载，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五月，倭寇从松门登岸，翻越珠村石牛岭至南门攻城，赵孟豪率民兵守御，邑人王庚计谋以火药击退，城池得以保全。《温岭县志》载，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）二月，珠村王泽民聚众与倭寇战于石牛岭，被火器所伤。

张直生编著《温岭方物志》上载有“石牛岭烽火”，志中介绍其“在横山乡珠村石牛岭头。呈圆形，底部宽10米，高4米，顶部直径3米。原用石块砌围，中间填泥土。现存存土堆。”

温岭中学曾在石牛岭上建立学农基地。《温岭文史资料第2辑》载：“温岭中学全面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，曾在石牛岭建立学农基地，组织师生分期分批去劳动。晚季水稻收割后，到东门外农田上套种了大片蔬菜。还曾在箬横盘马山围垦荒地四十多亩，另在吴岙岭北麓、长岗山和西门城脚等处开垦土地九十多亩。”

明代“花山九老”之一诗人何愚，写过一首《题石牛》：“崔嵬一石立山颠，头角峥嵘势俨然。苔藓作毛因雨长，藤萝穿鼻被风牵。经年不食村中草，何日能耕陇上田。恨煞牧童鞭不起，数声长笛夕阳天。”

城东街道石仓下村人陈冲齐（诗人陈朗、陈治之父）曾作有《石牛，用明邑人何愚韵》一诗：“何事淹留百尺颠，年年颜色却依然。不饥宁戚何须饭，长卧弦高未得牵。人夜无人闻喘月，经春无客怨秧田。一毛不拔何为者，好整皮囊去上天。”

已故的著名美术史论家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伯敏，13岁时曾登石牛岭，并作《登石牛岭》诗：“三月西城外，烟岚岭下川。石牛无个事，日日卧山颠。”

温岭名医赵立民，曾在重阳节时登石牛岭，作《念奴娇·重九登石牛岭三次韵》：“九秋佳节，趁登高、偶一来寻樵客。历尽羊肠临绝顶，饱看溪光山色。禾黍铺金，江湖嵌玉，车道如绳直。峰峦七二，放眸都可收得。更野菊舒黄，长松洒翠，掩映云天碧。盘石偶逢修竹下，小坐宁神调息。天马腾空，石牛昂首，瞻望如相识。归途夕照，炊烟几处飘白。”